

書名 司馬文正公集略三十一卷詩  
 集七卷 嘉靖四年序刊本  
 撰者 宋 司馬光 撰  
 卷 卷十八  
 內容分類 集 別集 北宋  
 索書號 大木 集部 別集類 16  
 編號 D7231700

# 卷十八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2317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 集部 別集類 16](#)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司馬文正公集略三十一卷詩集七卷 嘉靖四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馬文正公集略卷之五

奏

論張方平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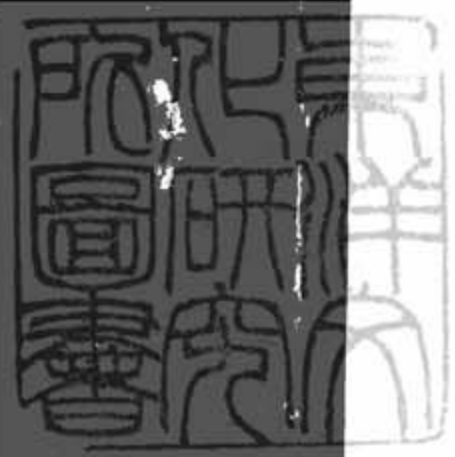
嘉祐六年十一月十四日

右臣竊聞近者秦鳳路經略安撫使知秦州張方平承信邊  
 人西夏點兵侵犯邊境惶擾失度閉門棄城移牒鄰  
 路自救永興以西軍馬皆被抽發使近邊之民轉相  
 驚動乃飛奏上聞致朝廷憂疑已而接省皆無  
 隴騷然乃飛奏上聞致朝廷憂疑已而接省皆無  
 平身為元帥繫一方安危舉措施為衆所瞻倚今  
 臣竊恐戎狄聞之得以閱將帥之淺深益有輕  
 非所以壯皇威鎮殊俗也伏望朝廷治方平之



司馬文正公集略

午





書啓

謝檢討啓

仰戴寵靈俯循涯分任非才稱憂與愧并竊以帝王垂憲  
 於典墳文武布政於方冊參天球赤刀之寶闕石室金匱  
 之嚴豈縻記述之良抑亦討論之美自微貫穿前載浹洽  
 舊聞稽古侔倚相之才叙事識子長之體則可以懋明得  
 失考合異同訪逸事於名山求緒言於古老使聖哲丕績  
 蔽天壤而亡窮俊乂隆名炳丹青而不朽原立官之甚重  
 宜擇士以恪居豈容冒塵坐致濼曠如光者行能褊淺器  
 質迂踈徒以儒術承家蚤用門資署吏甫任典謁已辱聞





詩愚者常專雖慕攻堅之業勤而無獲止如毀瓦之為猥  
玷士科始陪賓幕漆雕之道未信尹何之傷言多旋屬家  
艱零丁苦塊比還官次汨沒道塗辭鋒頓而不修學殖落  
而亡幾分從塵役絕覲榮階俄承乏於警宗遂參華於天  
祿慶霄清晏蓬渚遂嚴縑素物盈率多未見英豪分集叨  
與並遊顧瑣陋之無庸每怔忡而自失所虞揚汰敢莖甄  
收何期佑弼之司誤辱褒稱之奏俾登史觀贊治信書緝  
記言記動之殊辭所見所聞之實詳明其故紬繹厥文竊  
惟累洽之辰方咏衆賢之富弗圖嘉命遽及竊才靖究所  
來孰云無自此蓋伏遇某官獎延後進汲引下僚采其毫  
髮之長振以齒牙之論使不售之馬立享千金之酬無用

之材或之萬乘之器致不劬勞從事恪御處躬冀少答於  
上成庶無慙於知遇

謝校勘啓

伏以聖哲之道悉載於書書之散訛道亦鬱滯是以國家  
開圖籍之府設校讐之官必求秀備絕特之人使之執事  
誠以道為重也光天與之分甚專且愚徒以世家相承習  
尚儒素故自免去襁褓初知語言父兄提攜授以經籍是  
以不執餘技而逢衣自名曾未能遊聖人之藩籬齊六藝  
之糟粕遽用門陰列於王官始就鄉舉徑叨上第常竊自  
恨道未至而受祿學未優而治民雖媮獲於一時終不足  
為成人也已而天降之旤服衰五年指景數刻幾無生望



泊免喪為吏從事藩方則牒許文移所居委塞是以舊學  
益廢前為荆榛私心恨然每用嘆邑不自意得承乏東序  
息肩簿領乃始修礪錢鏹誅治荒穢庶幾免狗宿昔之志  
雖失之春共猶得之秋獲足為愈焉敢謂朝之輔臣不察  
駕朽遽列其名薦之法座上方倚信大臣議無不用遂發  
中詔引登書府使之款朱闕蹈紫臺條去蓬蒿頡頏霄漢  
榮耀過分不寒而粟夙夜循念罔知所來此蓋伏遇其官  
內竭忠力以勤王家外隆寬裕以延士類各適其器不遺  
衆才顧眄所加人增大呂之重議論所與世劇繁章之榮  
俾茲妄庸濫獲甄采敢不益自勤敕無違率履勉服故業  
期於有成庶幾不辱寵靈無負知鑒

又謝龐參政啟

伏以朋友道缺為日久矣陵夷至於近世益以衰薄甚者  
且為好言暮而反之況於存沒之異貴賤之絕苟能言其  
姓名識其遊處斯可訟矣矧又收撫其孤誘掖成就使之  
自卯而翼去幽而光天下幾何人哉光質性愚陋動無可  
稱學古著文皆不逮衆徒以先人疇昔嘗託僚案獲友高  
明道同志合出處如一分義之美近古所希光以童子獲  
執几杖侍見於前執事撫髻誨導俾之就學以至冒竊科  
級叨塵祿位始終之賜皆有自焉及夫上天降災禍罰崇  
大屏伏田里號咷待盡執事賜書弔撫俾能自存又譔著  
遺列表之楸柏使其後祀焜耀無窮凡茲大恩固已無量



矣而又以光樸懦自守謂其寡過每賜被飾多踰其實光  
或聞之流汗被髮常懼不能堪副以累知言暨衰麻外除  
復從吏役執事以文武才實入贊樞極薦士之奏首列光  
明事雖報聞勤惻愈甚間二歲進參大政則又復前奏出  
之宸前上方推信大臣議無不用亟命近署試其所能藝  
術素疎果暴嗤鄙方自踧踖以須謹紬不意天恩曲成引  
內秘府遽使頡頏禁闈依光紫霄校讐群書參奉遊豫豈  
光空薄所能堪稱承命震駭征營失據靜自循度固知所  
求此非先人之餘休被及後昆執事之敦篤不遺故舊糠  
粃小生何階自致銜恩念親涕洟橫集夫以執事之忠亮  
純明豈其私一不肖之人使汗蟻文節羞士大夫蓋將驅

一世之人使媮者日醇薄者日敦誠有以贊天子之大化  
非獨苟然而已乃知大君子之舉事用志遠矣光敢不夙  
夜刻勵寤寐訓辭進益所長攻去所短冀不忝前人之教  
誨羞知己之稱論以負明詔之收擢而已過此以往不知  
所為

上宋侍讀書

昔燕王有馬千里而天下無敢獻馬於燕者為其皆不能  
及燕中之良也趙王有璧徑尺而天下無敢賈玉於趙者  
為其皆不能及趙中之美也彼以物求售者誠然以道求售  
者則異矣請以周公言之夫周公之德美才智天下固無  
庶幾望其藩籬者然周公沐則捉髮殮則吐哺汲汲為走



迎天下之士惟恐一人伏於蓬蓽之下者是以鍾石筦絃  
之音歌舞其德于今未衰鄙者儻以己之才德求諸他人  
則外踰四海舟車所極終無一人可收采者又安有曄曄  
光美施於千載邪降及後世賢公卿大夫未有不祖述此  
道而能具美者也伏惟執事體純明以立質積學問以廣  
德自結聖主優游禁闈四表仰聲而響集群士希光而景  
附眇昧所被温於春陽咳唾所沾重於珪璧誠薦紳之表  
的後進之衡鑑也光才朽行僻學疎文陋群居士林無與  
比數而不自屏絀妄以技進於左右是由獻馬於燕賈玉  
於趙也執事儻以二國之意遇之則光宜驅呵擯逐不得  
少留於門下矣以周公之道接之則光必得從七十子之  
後而俟見焉竊以為古者見於公卿大夫必有贊今其禮  
亡久矣士非文無用為贊者是敢不自隱其唾鄙雜錄舊  
所為文凡五卷執之立於屏外以俟進退之命焉

與薛子立秀才書

光頓首前日承不賜棄外辱以所為文示之使得竊觀甫  
盡數篇不覺喟然置之而嘆噫士之讀書者豈專為祿利  
而已哉求得位而行其道以利斯民也國家所以求士者  
豈徒用印綬粟帛富寵其人哉亦欲得其道以利民也故  
上之所以求下下之所以求上皆非顧其私主於民而已  
矣近世為士者頗謬於古往往以讀書為資身之貨耳彼  
又惡知所謂利民者邪觀足下之文上以薦之於宰輔下



以貽之今長求盜之吏未嘗不以民為先皆閭里素所疾苦而上不獲知者深切著白使其人果舉而行之則是下雖未得位而澤固施於民矣且夫身為布衣已能孳孳念民若此况得位邪光竊有以知異日卓然為名臣使所至之方蒙被其福者非足下而誰此真古人之志也朝廷得之亦異於贊刻經史潤飾文采以自售施之於政而不達者矣光是用矍然喜於今之世而復見古之士且竦首傾耳以俟朝廷之得人而賀之也文編不敢久留謹本而歸之

上龐樞密論具州軍事宜書

孔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國有大事廟堂之上謀議素

熟方略已定而復以疎賤之人狂愚之議干與其間臯之大者也然光聞之受恩而不知報者大穉也光雖不才獨忍為大穉之行忘盛德而無所裨益哉是以夙夜思之苟有以報萬分者雖蹈入大辜不敢愛也竊聞具州軍士恩過而驕厭其父生自求速死雖狂戇妄為勢無所至蚤晚之間終就屠滅若兵久不決難久不解萬一城中之寇未即伏誅而他變旁起不逞之人同惡相濟乘機而動則為朝廷之憂方此始耳此不得不為之過慮也雖國家恩德在民淪於骨髓根深抵固萬無所慮然王者舉事固當計萬全之勢然後行之者也不則狂賊自知辜惡無狀降首亡由獨守窮城勢不能支久則擁其徒眾盜取庫兵收載寶



賄豨突而出建旗鳴鼓攻剽城邑以數千之盜散之趙魏  
之郊東連青徐亦足以為齊民之患未可以旬月擒也以  
光之愚竊謂城中之衆未必皆有怨叛之志其造計首惡  
者不過數人自餘皆迫於兇威不得已而從之者也其望  
大軍之至赦令之降若墜塗炭者之待救紡於樹者之求  
解也朝廷誠以此時發近郡之兵塹環其郭勿攻勿戰使  
不得出而又陰以重賞募人入城焚其積聚壞其所恃使  
逃無所出守無所資然後命重臣素仁厚為士卒所信愛  
者奉明詔以臨之諭以脇從之人有能捕斬首惡若唱先  
出降者待以不次之賞其始雖與謀而能翻然悔過從善  
者亦除其辜待以不死或為惡不變敢拒官軍者戮及妻

無有所赦如是不過旬月逆卒之首必函致於闕下矣  
此乃坐支解狂賊之術也往年保州之役威罰實行今為  
惡者必誑誘其徒曰汝罪已大出城必誅保州近事足以  
為戒自非賞至厚信至明則不足以破散其謀宜得先降  
者厚賞賜之超資越序拜以官爵錦衣駿馬狗於城下使  
足歡慕以焜燿其餘彼雖甚愚國家昭昭然設貴爵重賞  
於前峻刑嚴誅於後示以大信皦如日月安有不動心者  
哉書曰除惡務本周頌曰鋪時繹思我祖維求定明聖王  
之誅不在快志多殺要欲布陳條理期於安定而已今誠  
貫其脇從之辜開以自新之塗縱未即日殄滅使其內自  
相猜肘腋之變紛紛數起支節散落腹心潰敗則渠魁之



首可指日而烹也然後分別白黑表章善惡取倡為亂者  
種族誅之餘皆勿問亦足以立威而示懷矣討不失臯賞  
不失功士卒無傷甲兵不頓財穀不費盜賊不滋竊以為  
取策之得者也或者必欲以兵力取之賊憑堅城執利兵  
據倉庫比其授首則河朔之力固已困矣况加以不虞之  
變哉夫炎炎不絕熒熒奈何當事之微治之易耳時至不  
為禍如發機今狂賊日夜煦嫗其黨出庫物奪民財以啗  
之又恐喝以國家之威刑沮抑其嚮善之意不乘其衆心  
危疑未定之際壞敗其謀已而日寢夕臯寢深朝廷無寬  
代之令凶黨有慘毒之威朝薰暮蒸衆志已固然後圖之  
則招之不來攻之不克用力百倍而功不可必也故不變

官爵金帛之重嘗以壞其黨今其時也過是無益矣朝廷  
之議高深幽密今日處置為攻為戰為赦為誅非草茅之  
所能知也萬一議者有欲用兵碎而不以計破者此乃愚  
誠區區願陳所見者也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夫以周  
公之才於天下事宜無所不知而日孜孜禮白屋之上求  
善言詢政治者誠欲盡衆人之思慮也執事為天子腹心  
之臣典樞機之任凡百籌畫得失之數必已決於胸中矣  
而光不識分限復妄有云者誠會於報恩而忘其愚僭之  
臯也伏計執事法周公之道亦不厭芻蕘之言以博觀焉  
田狀元第二第三先輩書

伏蒙某官不以光之愚庸散賤親枉車騎辱臨其門前之



以啓以將盛意恐悚愧懷於茲未急竊以取士之詳進賢之速視古以來宜無若今者今夫天下之士舉於其州用不能而退者十常七八然後升之禮部禮部又知之然後升之天子之庭天子臨軒親覆之又有退者然後解其布衣而祿之如此可不謂之取士之詳歟然其以魁傑秀異在殊級者其視朝廷美官若寓物褚中不十年必取之大抵皆至公卿如此可不謂之進賢之速歟取如是詳而能獨爲群士之先則其才可知已進如是速而能不自隆貴以禮於愚庸散賤之人則其德可知已才與德二者議士之所先也而皆有以過繪於人光是用不敢私賀於左右而賀於朝廷賀於衆庶知其將得賢公卿而有所瞻賴也

答薛魏州謝石硯屏書

日前今嗣先輩訪逮出手筆并石月屏爲賦捧玩不勝愧喜比來數於都下朋從處見此屏觀其天質圓瑩非刻非繪如秋高氣清迥然在聖信平天地之異氣山澤之殊寶也素心悅之無從可得豈意一旦不煩懇請坐至握中性本疎野雅叶所欲雖受文錦十純白璧百雙在光之愚未爲重賜謹當勝悶箱笈不忘惠好耳氣序瘴暑信後伏想休勝俗故忽忽久不遑修謝尤增悚懼先輩注官甚便想加慰喜未期接待倍希珍厚

答謝公儀書

光之得游於書府也爲日寡竊嘗側聞先達長者之言曰



昔之初有職業於茲者不以位之崇卑名之顯晦皆贊啓以造於僚友之門閭焉與見於公卿貴人之禮均若是者非他蓋以凡居此官本以禮義相先非以名位相高也茲道之替久矣光不及見焉常拊髀私歎自恨生之後而進之晚不得目前人盛事又傷身之賤而名之晦不能率先士夫以振起之也不意今者某官以英偉之才負天下燁燁之望始以鴻漸之翼翔集茲地獨能力探故實勤而行之雖光之愚陋輕微不足齒於僚列者皆親枉車騎懷啟袖謁臨其蓬車一無所遺光始愧中疑終而釋然知茲禮之來非光之為而為臺閣之美不可使遂委焉恭而沈絕不繼也伏以其官始者遊太學則冠諸生登王庭則先俊選貴名之白若列宿之羅清旻疾風之走四海凡一事一為皆天下之所仰而趨慕而歸者也若使出於媮則後來之士無自入於敦則後來之士無自入於媮況始仕於朝天下方拭目而觀之清耳而聽之乃獨不出於媮而出於敦是則及物之利絲此其始矣光是以為天下士大夫賀而不敢以見禮私自榮也

與范景仁書

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言人君不以鄙賤廢善言也又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言人臣不以疎遠忘忠愛也又云彼姝者子何以予之言賢者在位下樂告以善道也又云何以恤我我其收之言賢者得忠信之言無不受也光實



何人明主以為臣景仁以為友明主方側身求諫而景仁以言事為官光又可以嘿而已乎光聞古者士傳焉諫蓋以士賤不能自通於君故因賢卿士大夫以傳之光鄉者不自知其賤且愚輒以宗廟社稷深遠之計冒聞朝廷誠知位卑而言高智小而謀大觸犯皆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若忠於國家而死死之榮也是以剖肝瀝膽手書緘封而進之庶幾得達法座之前明主或皆聽采自以聖意建萬世不拔之基則光退就鼎鑊如蒙黼黻此光之本心也無何自夏及秋囊書三上皆杳然若拔沙礫於滄海之中莫有知其所之者夫以即日明主求諫之切詔書爛然頒於天下而光所言又非瑣瑣不急之務若幸而得關聖聽

則光所言是邪當采而行之非邪當明治其罪豈有直加棄置曾不誰何此必所言涉千里之遠歷九閭之深或棄或遺而不得上通也古之人有奏疏而焚藁者蓋為言已施行不可掠君之美以為己功也若奏而不通又自焚其藁則與不言何異哉光是用中夜起坐涕泣霑襟竊思當今朝廷諫爭之臣忠於國家敢言大事而又周旋日久知光素心事惟景仁而已光之言不因景仁以自通尚誰望哉且景仁以為天子耳目之臣得光之言傳於明主天下固莫得而窺也光是敢輒取所上奏藁獻於左右伏冀景仁察其所陳果能中於義理合於當今之務則願因進見之際為明主開陳茲事之大所當汲汲留意不當因循簡



忽以忘祖宗光美之業及乞取光所上三奏略賜省覽知其可取可捨可矜可罪裁定其一而明賜之無使孤遠之臣徒懷憤嘿嘿而無所告語也昔樊噲諫漢高祖留止秦宮奉春君請徙都長安詔皆未聽得留侯言即日從之蓋人主素所信重入其言易故也今光官於千里之外為邊州下吏景仁朝夕出入紫闈登降丹陛天子之責治亂安危者不在於光皆在景仁光雖言之終不能有益於國家止於是而已矣若夫懇惻復熟以感寤明主成聖世無疆之休則在景仁留意而已如此實天下之幸非獨光之幸也

與李子儀書 嘉祐元年

昨日值客至不克盡談宿夕思之終未能達子儀高遠之

意故輒復布其愚悃以聞左右未審果肯省視否凡足下今所欲為義邪利邪將不勝其忿苟為詆訐以快志邪此三者皆未見其可也足下雖自信其心不為利動然天下之人烏可戶曉萬一被涉此謗於何滿洗是辱千金之璧而得腐鼠也雖一日十官豈足羨哉光辱與足下游最久竊觀士大夫間才行具美如足下者能有幾人所以孳孳深矜重惜不欲使有毫末之議加於全德事尚上聞不可復掩朋友雖欲從而辭之亦無及已足下何不試察光心所以區區不避譴怒竭忠相告者亦何所利哉正為賢者惜舉措而已

答聞喜馬寺丞中庸書



月日光頓首再拜明府寺丞閣下光頓首雖得邂逅奉望  
顏色然殊未暇陪從容杼悃款也今者猥蒙記存遠賜之  
書仍以新與邑中賢士大夫治孔子祠命為之記何采聽  
之過而責望之重也且愧且恐若無所容光資性頑蔽辭  
藝鄙薄平居為朝夕近用之文猶多乖僻取人嗤傲沉於  
語先聖之道載賢令之功鑄之金石傳之將來是猶執瓦  
人而負之以千鈞之重雖欲自託於顯茂之業而貪不朽  
之榮獨不輕先聖而累明府羞邑中之賢士大夫乎此誠  
非光之所敢任也伏惟寬明當賜開察改求辭免於道而  
富有於文者使為之則宜與大名昭昭千古不窮矣若光  
類者正可相與誦咏而已

與東阿張主簿書

嘉祐二年正月二十四日

正月二十四日光頓首主簿足下光不佞幸蒙丞相辟署  
來此官雖賤微朝廷亦委之察舉境內賢士大夫苟捨置  
賢者而惟目前營求者之與臯孰大焉是以到官以來竊  
觀諸縣賢士大夫無如足下徇公愛民者其所以奉知固  
不俟足下之求也今廼貶損書誨有從風雨而老之歎殊  
非所望君子患不能不患人不知足下姑勉修所能何患  
無知已不宣

與范景仁書

九月二十六日同年弟司馬光再拜景仁學士足下鄉者  
景仁初為諫官四方之士知與不知聞者皆曰諫官得景



仁天下其庶矣況如光者其喜固不在衆人之後然而有所懼者其故何哉請試為景仁道之夫良玉易瑕清水易汚凡負天下之望者必任天下之責此理之固然也邇使景仁才術操行無以異於衆人則其來也人不為之喜其去也人不為之感嘿然不言人不以為責公景仁之名噉然暴於天下已如清夜列星之文雖欲厚自謙讓藏於衆人烏可得哉此光所以為景仁懼也景仁官雖未甚遠然為天子耳目之臣朝夕在天子左右萬民之利病已得而言之朝廷之得失已得而言之亦不得謂之不用矣夫士之學行已美而名不彰者朋友之過也既彰矣而時不用者執事之過也既用矣而功業不白於天下者敢問誰之過也行矣景仁勉之自今日以往天下之民萬一有失職而吟嘆者景仁之責也朝廷之政萬一有違理而傷道者景仁之責也非獨光浮目而望沈耳而聽也天下之人莫不皆然舉措小差天下之責四面至矣嗚呼可不懼哉自非相愛重之深至烏肯及此也不宣

答范景仁書

月日光再拜景仁足下日者不自知其不肖猥賤敢妄以書干冒左右退自悔恐謂必且得罪見棄絕矣北都遞中忽辱示問然後知大君子納善無厭以畜其德汪汪然若江海之大夫如是天下之士孰不願挾其忠信以趨左右者哉幸甚景仁書云有朝廷之是非有天下之是非有後



世之是非夫何憂何懼善矣景仁之充此言也實天下蒼生之福也雖光亦願景仁如是而已矣必曰議天下之是非若譏樂之是非則非光之所敢知也又云必欲伺大臣之細故發其隱微以市已直實不能也此則不惟景仁恥之光亦恥之不願景仁為也光所謂良玉易疵清水易污者謂其全之之難有疵汚而人見之易也非謂其易磷緇也春秋責賢者備孔子之意豈不異哉景仁或未之思耳凡論者審知其是守之不移然後能明其道何強辯之有哉必詭隨雷同然後景仁悅之邪屬部役者之金隄行在朝夕忽忽不能盡所懷

答明太祝端書

嘉祐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六月二十四日司馬光頓首太祝足下士之服儒衣冠者莫不指聖賢之道以為歸然而能至焉者幾希非其智力不足為也名利誘之則轉而從他不自知耳自古士之求道而不至者凡病此也今足下年甚少才其美不知光之不肖而辱賜之書廼云非為名也非為利也欲師道德而已嗚呼足下之言古大君子之言也審能充之聖賢之道近在耳目之前矣如光者將跂仰頌歎之不及又奚暇道德之知而況以師道自處哉足下之志則誠美矣其所從求之人則非也孟子謂曹交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荀子曰學者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為其人以處之除其害以養之足下儻察



二子之言則雖閉門求之道烏有不至者哉光何人也足下推褒之過而督責之重譬之若指江河而使孺子涉焉必不敢從已

答陳祕校充書

嘉祐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九月二十四日司馬光再拜復書祕校足下比日前辱賜書推褒書望皆非光所敢當惶恐累日無以自處豈非足下愛之之厚而不覺言之之過也然光未知足下之志所欲學者古之文邪古之道邪若古之文則光平生不能為文不敢強為之對以欺足下若古之道則光與足下並肩以學於聖人光又智短力劣罷倦不進者也烏足問哉雖然足下之意勤不竭盡以告則必不止敢私薦其所聞足

下擇焉足下書所稱引古今傳道者自孔子及孟荀楊王韓孫柳張賈才十人耳若語其文則荀楊以上不專為文若語其道則恐王韓以下未得與孔子並稱也若論學古之人則又不盡於此十人者也孔子自稱述而不作然則孔子之道非取諸已也蓋述三皇五帝三王之道也三皇五帝三王亦非取諸已也鈎探天地之道以教人也故學者苟志於道則莫若本之於天地考之於先王質之於孔子驗之於當今四者皆宜合無間然後勉而進之則其智之所及力之所勝雖或近或遠或小或大要為不失其正焉舍是而求之有害無益矣彼數君子者誠大賢也然於道殆不能無駁而不粹者焉足下必欲求道之真則莫若



以孔子為的而已夫射者必志於的志於的而不中者有矣未有不志於的而中者也彼數君子者與我皆射者也彼雖近我雖遠我不志於的而惟彼所射之從則亦去的愈遠矣此光之所聞而是非不能自定者也足下試熟察而審處焉

與夏祕丞倚書

字中立

光再拜光初離并州一驛曾於遞中領所賜書以道塗無便可以報謝暨至都下則朝論紛紛以忽里之敗為皆因築堡引惹生事光每見公卿大夫下至等輩輒為開述虜侵漢地事體本末二堡不可不築之狀前日之敗蓋田邊將輕敵無備穿頭入其網中本非作堡之過言之切至口

幾流血而世俗常情成是敗非氣燄方張不可嚮邇以光區區譬如鷦鷯漸羽以灑鄧林之火固無益矣聞光言者或逆加排折不容出口或無然陽應腹非背笑要之所語數十百人說無一人信者光遂閉口不敢復言但引咎責躬乞分取諸君之罪而并坐之所上之奏非特為龐公也亦具述當日與諸君謀議本末其言皆天地所監不敢有分毫欺罔仍言朝廷若不以修堡為非則龐某夏某等必不受責若以為非則龐某等先已罷修此堡因臣至彼見虜騎退散方議再修武其夏某等因臣傳導其言方得達於龐某修堡之事皆臣所致若治其罪臣當為首乞伏重誅以正國典章再上不報又巡白二府力陳此誠乞朝廷



大則肆之斧鉞中則流竄嶺海或聖朝至仁減貸極輕亦  
聖以中立為比除一遠郡監當所以然者上以不虧國家  
至平之法中以少謝負累知己之繫下則他日復見武侯  
中立及邢賈諸人有所施其面目瀝瀉肝膽懇惻備至而  
二府諸公確然以為臺獄元無收堅使朝廷何以施行光  
退復具奏章草更欲以死自請則親友皆言如此是明知  
朝廷不行而飾偽以采名也光聞其言實無以自明遂自  
塞嘿不敢復上再三循念當日與中立於東齊計議之時  
固以成敗自決迨至忽里敗績之後光又與中立書言朝  
廷若知敗績不因修堡則吾輩何罪若為因修堡所致則  
必不以事盡誅諸君今諸君俱被譴責而光獨得鉞欲是  
賣諸君以自脫也將不得列於人類其為羞愧可勝道哉  
每一念此書則投筋輟餐夜則擊手席嘆吒終身慊慊不可  
前洗若貯瓦石在於胸中無時可吐所以經年不通一字  
以問動止者固非懈惰誠由內自慙怍又未知中立察之  
與否使光執筆無以置辭前日邨吏乃以手字相示云得  
之西來軍士光然後知中立聰明察光非賣友者不加罪  
絕而猶賜存問光始敢布陳其所懷庶幾中立參以所聞  
知其非妄也雖然此乃略道梗槩其不可以書傳者須在  
他日面談方盡覩縷也

與夏祕丞倚別紙

詔獄所暨中立事嘗亦剽聞立寨斫木則有之辰尸之差



則告者過也但謂所申郭武出巡為虛及狀內無武侯入  
城一節事耳然以光觀之皆中立忠於朝廷信於上司篤  
於僚友之事而治獄者集以為過當如之何此蓋措意不  
在中立故也書云又有餘憂此則慮之過者光去夏自麟  
還并悉述所聞衆人之議不出五策以白龐公其最下聽  
其侵耕置而勿問凡淺識偷安者皆如是也次則力戰以決勝負慍  
不思者其言如是也次則誘其耕民徙之內地使彼自懼失亡而去  
陳懷順次則絕其私市使彼自計侵耕所得不償所去必  
來分割光與那舍人所議也次則乘間築堡以扞之借使不盡得其  
田亦足為麟州耳目藩蔽光與武侯中議也龐公幸用其二而  
舍置其三誘民決今日思之始知當日下策乃上計也嗟

平事難豫知無可言者所惜者國家邊臣姑息之弊久矣  
今止欲自於漢地內立一小堡以謂之引惹生事罪及元  
帥則後來者所為可知益使我狄輕漢矣次則龐公垂老  
孜孜為國更獲欺罔之名次則中立才美操堅而橫罹此  
雖不足為異日之累而亦暫致淹留次則光罪當為首而  
不蒙誅戮貶竄使國家有同罪異罰之譏此皆光所慊慊  
者也以此之故光今雖強顏出入朝省每有人正視其面  
則慙不敢仰凡以上累知已而旁負朋友故也其他一一  
非善所盡盛暑中倍自保輔

與魏處士開書

十二月十一日光再拜雲天處士老兄近蒙貺手筆云見



家兄言光頓喜養生夫生之貴於物也甚矣人不能保其  
生於他何有光心雖喜之不能得其塗徑望其藩牆也今  
老兄年餘八十矣自皇祐初拜別又逾十年每聞家兄言  
老兄精神益明矍力益壯視聽飲食過於少年不知以何  
道修育乃能至是誠不勝歎慕之深顧以俗網縻繫未由  
得親執几杖以受教於下坐儻有道之梯裨士直可使愚  
陋牽俗之人與知而力行者願時賜誨諭俟他日得侍左  
右然後卒業不勝幸甚

答劉太博忱書

光頓首再拜趙公來蒙賜書教以所不及始於喜愧終於  
感懼光常病世人稱交友者有遇則詡詡笑言以酒食相

悅相去則長函短幅副以箴言皆諂諛又似欺侮習尚  
成俗莫知其非求諸古人切切惻惻諒直之益萬無一二  
常懼沒世不見其人今乃得之於足下此其所以為喜也  
足下所示皆國家安危之本治亂之原當今所宜汲汲者  
足下為遠官無言責猶能孳孳不忘忠盡如此光仕於朝  
廷官以諫為名政事有關或不能知知之或不能言言之  
或不能入不能入又不能去此其所以為愧也昔者先人  
獲知於先龍圖推稱授挽以至於通達今茲光又獲知於  
足下教誨隱括使逃於罪戾仍世受賜於門下此其所以  
為感也觀足下之言非直可以為交友之良乃實國家之  
忠臣光知而不能薦又偷安竊祿以妨賢者之路大則將



受誅於朝廷小則將取譏於天下士大夫此其所以為懼也凡足下所諭敢不熟思而謹志之苟其智力之所及者不敢不勉也

上始平龐相公述不受知制誥書

光惶恐啓雨後薄寒比日晴霽稍復暄暖恭惟台候萬福適蒙寵賜手教問以久不受恩命之故不惟愛念之厚廼復知其堅守愚志必有所為非苟然而已古人所謂知己者正應如是區區之死不足以報感極以泣無言可諭光自總角以來則拜伏趨走於前又辱知愛如此之重豈敢以半言誣罔聰明借使有之亦不能欺也光自幼讀經書雖不能夠探微蘊比之他人差為勤苦盡心而已又好史

學多編緝舊事此其所長也至於屬文則性分素薄尤懶為之當應舉時強作科場文字雖僅能牽合終不甚工頗慕作古文又不能刻意致力闕前修之藩籬徒使其言迂僻鄙俚不益世用此真所謂學步邯鄲匍匐而歸者也曩者年三十餘相公在樞府時始令學作四六文字供給牋奏雖承命不敢不勉而終以愚陋不能進益自相公出鎮以來亦遂捨置未嘗復為也時時荅親舊書啟則不免假手於人今知制誥之職掌為天子作詔文宣布華夷豈可使假手於書啟者為之邪光與石舍人同年登第少相親狎熟知其人志度清夷操行純一當在館閣時聞聖甚美其文采亦不全出衆人之後一日擢處西掖所作誥命小



有瑕謫則輕薄之人相與傳以為笑至今身沒而傳笑者未已光竊傷之曩使石不登西掖豈有此辱邪光平生所為文辭比之於石自謂猶未能及而視此前轍欲使光遵而蹈之豈能不懼且愧苟貪其榮利強顏為之不惟取一身沒齒之羞亦非所以增朝廷之光華也以是觀之光之不受知制誥出於赤誠非飾讓也但不為朝廷及世人所諒耳夫館職止於校正文字故雖如光者亦可為之至於知制誥天下止有四員非文辭高妙殊衆絕倫者固不可為也非獨如是而已抑又有勢不可受者光曩者除開封府推判三司度支勾院及修起居注皆曾辭免至于四玉而不能得請卒復就職今茲召試制誥私心自念以為

若復辭而不獲則舉措可慙不若勿辭遂勉强就試當是之時謂呂侍講雖辭亦必不免無何明日欲詣閣門受勅而今夕聞呂別有除命乃知光自不辭而非朝廷不許也是以復有今者之請奏章已四上矣若又因循復往就職則是前後辭讓祿位皆詭詐飾名以巧邀朝廷舉不可信矣雖家人僕隸猶將疑之況天下之人乎如是則光無復面目以立於士大夫之間是以竭力致辭不復計奏章之數若朝廷終不見聽治其頑蔽不恭之罪行罰而已矣知制誥必可免也前日至堂中見執政亦具以誠白之不知其見信否今并四次奏草封上貴知其本末之詳自免諫職以來喜有參侍之期而以辭官之故未奉朝請伏謁門



下杳未有涯晨夕遑遑心如游雲常在左右但形留不往耳既不獲面陳因辭紆情不覺煩多

答劉賢良蒙書

五月十六日陝郡司馬光再拜復書賢良劉君足下昔張伯松語陳孟公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為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馬文淵戒兄子欲其效龍伯高之周謙儉不欲其效杜季良憂人之憂樂人之樂也光愚無似何足以望萬一於古人然私心所慕者伯松伯高而不敢為孟公季良之行也况幼時始能言則誦儒書習謹教長而為吏則讀律令守繩墨齷齪然為鄙細之人側足於庸俗之間不為雄俊奇偉之士所齒目為日久矣不意去歲

天下自大河之壯洋洋而來遊於京師負其千鎰之寶欲求良工大賈而售之乃幸見顧於陋巷因得竊讀足下之文窺足下之志文甚高志甚大語古則浩博而淵微論今則明切而精至誠不能不口誇而心服譬如窶人子終日環繞愛玩咨嗟傳布訖無一錢敢問其直之高下亦終於無益而已矣今者足下忽以親之無以養兄之無以葬弟妹嫂姪之無以恤策馬裁書千里渡河指光以為歸且曰以驚一下婢之資五十萬畀之足以周事何足下見期待之厚而不相知之深也光得不駭且疑平方今豪傑之士內則充朝廷外則布郡縣力有餘而仁可仰者為不少矣足下莫之取乃獨左顧而抵於不肖豈非見期待之厚哉



光雖竊託迹於侍從之臣月俸不過數萬爨桂以玉晦朔  
不相續居京師已十年囊褚舊物皆竭安所取五十萬以  
佐從者之疏糶乎夫君子雖樂施予亦必已有餘  
然後能及人就其有餘亦當先親而後疎先舊而後新光  
得侍足下纔周歲得見不過四五而遽以五十萬奉之其  
餘親戚故舊不可勝數將何以待之乎光家居食不敢常  
有肉衣不敢純衣帛何有以五十萬市一婢乎而足下忽  
以此責之豈非不相知之深哉光視地然後敢行頓足然  
後敢立足下一旦待以為陳孟公杜季良之徒光能無駭  
乎足下服儒衣談孔顏之道啜菽飲水足以盡歡於親簞  
食瓢飲足以致樂於身而遑遑焉以貧乏有求於人光能

無疑乎足下又責以韓退之之所為若光者何以敢望韓  
退之哉退之能為文其文為天下貴凡當時王公大人廟  
碑墓碣靡不請焉故受其厚謝隨復散之於親舊此其所  
以能行義也若光者何人敢望韓退之哉光自結髮以來  
雖行能無所長然實不敢錙銖妄取於人此衆人所共知也  
取之也廉則其施之人也靳亦其理宜也若既求其取之  
廉又責其施之厚是二行者誠難得而兼矣足下又欲使  
光取之於他人是尤不可之大者微生高乞醯於鄰人以  
應求者孔子以為不直況已不能施而斂之於人以為已  
惠豈不害於恕乎足下之命既不克承又費辭以釋之其  
為罪尤深足下所稱韓退之亦云文章不足以發足下之



事業錢財不足以調左右之匱急網載而往垂橐而歸是  
下亮之而已不口

司馬文正公集略卷之十八

司馬文正公集略卷之十九

書啓

答胡寺丞宗愈書

時宗愈為楚州糧料  
薦歙州新門令丁騫

光頓首再拜前歲承臨訪以諫局不得詣謝頃又辱賜書  
兼示以所着文藁京師日困俗事因循逾年尚未報謝雖  
感戢勤仰之心無時少忘而惰慢之臯誠無以辭於左右  
宜見棄絕而不錄者也今茲乃復重賜以書仍告以賢者  
之名是不以小禮為疏密而直責以古人之處也光實何  
人蒙期待之厚如此且愧且恐殆無容措丁君未之得見  
又不知其所居不獲身往受教也唯當謹識重語無日忘  
之京師名利之場士大夫不知光之不肖日枉車騎過弊